

高尔基文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馆

高尔基文集

第四卷

短篇小说

特写 速写

1897—19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高尔基文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3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14\frac{3}{4}$ 插页 3

198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4,000

书号 19019·3339

定价 1.35 元



阿·马·高尔基

下诺夫戈罗德，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

目 次

草原上	1
玛莉娃	17
因为烦闷无聊	80
骗子	103
老搭档	147
饥民 (素描)	166
万卡过了一天好日子 (速写)	171
“吊刑”(米什卡生活中的一页)	181
该隐和阿尔乔姆	190
瓷猪	231
基里尔卡	238
二十六个和一个 (诗篇)	254
幽会 (速写)	272
菲诺根·伊利奇 (特写)	280
在集市上	311
谈魔鬼	319
再谈魔鬼	329
我初次看见这个女人	345
红头发瓦西卡	349
查监结束了	370

口角 (速写)	383
孤儿	399
圣诞节前夜	405
听众	414
水泡 (故事)	432
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441
在生活面前	453
谈一本令人不安的书	456
盲人之歌	462

草 原 上^{*}

我们离开彼列科普的时候，心里不痛快极了——饿得跟狼一样，恨全世界的人。在接连十二个钟头里面，我们用尽了我们本领同努力，想偷一点儿或者挣一点儿东西来，都不行。到最后我们相信不论是这件事或者那件事我们都办不到，就决定再朝前走。到哪儿去呢？总之——再朝前就是了。

我们准备完全顺着我们已经走了很久的生活的道路再朝前走——这是我们每个人默默地决定了的，而且也明白地表露在我们饥饿的愁苦的眼神里面。

我们一共三个人；我们大家认识还不久，是在第聂伯河岸上赫尔松的一家小酒店里碰见的。

一个是铁路上护路队的兵，后来——好象做过线路领工员，是一个红头发、肌肉发达的人，有一对冷冷的灰色眼睛；他会讲德国话，而且有很丰富的监牢生活的知识。

我们这位兄弟不爱多讲自己过去的事情，在这上面他多多少少总有些充足的理由，所以我们大家互相信任——至少在外表上是信任的，因为在内心，我们每个人连自己都不大信任呢。

我们的第二个伙伴是个清瘦、矮小的人，他老是带着怀疑的样子瘪着两片薄嘴唇。他讲起自己来，还说他以前是莫斯科大学

* 本篇写于一八九七年春，最初发表于同年《南方生活》杂志副刊第一期。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三卷。

的学生——我和那个兵都把这个当成事实。实际上不管他从前什么时候做过大学生也罢，侦探也罢，小偷也罢，在我们看来，那完全是一样的，——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在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跟我们平等的：他挨饿，在城里受到警察的特别的注意；在乡下受到农人们的猜疑，他怀着那种被追赶得精疲力尽的饥饿的走兽的怨恨恨这两种人，梦想着普遍地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报仇——总之，不管从他自己在大自然的皇帝和生命的主宰们中间的地位来说，或者从他的心境来说，他跟我们都是一路人。

第三个是我。由于我从小生就的谦虚，我决不讲我的长处，可是我不愿意在你们面前显得天真坦白，所以我也不讲自己的缺点。不过，也许可以说供给一点关于我的鉴定材料吧，我得说，我一向都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而且一直到今天还好好地保持着这个见解。

就这样地，我们离开了彼列科普，朝前走去，我们在打牧羊人^①的主意，人在他们那儿总可以讨到面包，而且他们很少拒绝过路人的这种要求。

我跟兵两个人并排走着，“大学生”跟在我们后面。他的肩膀上挂着一件类似短外衣的东西；在他那瘦得见骨头的、剪得光光的尖脑袋上面，安放了一顶破烂不堪的宽边帽子；一条有各种颜色补钉的灰裤子紧紧贴在他的瘦腿上，他还用他的衣服里子搓成了细绳，把他从大路上拾来的靴筒子绑在脚掌上，他管这个制造品叫做“草鞋”^②。他默默地走着，踢起很多的尘土，一面闪着他那对带绿色的小眼睛。兵穿一件红布衬衫，据他自己说，

① 特别指鞑靼人的牧羊人。

② 古希腊人穿的一种草鞋。

这是他“亲手”在赫尔松弄来的；他还在衬衫上面加了一件暖和的棉背心；脑袋上戴了一顶褪了色的军帽，而且照着军队的规矩把帽檐斜扣在右眉上面；一条宽大的乌克兰牛车赶车人穿的紧口灯笼裤在他的腿上摇来晃去。他光着脚。

我也是穿得破破烂烂，而且光着脚。

在我们的四周，草原象巨人张开两只胳膊似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无云的天空的炎热的蓝色圆顶罩在它上面，它象一个滚圆的黑色大盘子，摆在那儿。灰色的、满是尘土的大路象一根宽带子似地把草原切断了，这条路烧着我们的脚。我们常常看见一块一块硬得象鬃毛似的新割的谷田，象那个兵的好久没有修过的脸颊象得很出奇。

兵一边走，一边用沙哑的低音唱着：

……我们唱歌赞美你的神圣的复活……

从前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他在营部礼拜堂中担任过礼拜堂司事一类的职务，他知道数目多得数不清的赞美诗、诗篇和短颂歌，而且每逢我们聊天聊得不起劲的时候，他就滥用起他的这种知识来。

在我们的前面，地平线上生出来一些轮廓柔和、浓淡适中的从浅紫色到淡红色的形体。

“不用说，这是克里米亚群山，”“大学生”说。

“群山？”兵叫起来，“朋友，你看见它们未免太早一点儿。这是云。你瞧，这就跟加了牛奶的蔓越橘果子羹一样。”

我说，倘使那些云真是果子羹做成的话，那是多快活的事。

“啊，见鬼！”兵吐一口唾沫，骂起来。“哪怕碰上一个活人也好！一个人也没有……只好象冬天的熊那样舔自己的脚掌

了……”

“我早说过我们应当到人烟稠密的地方去，”“大学生”用教训的口吻说。

“你早说过！”兵生气了。“你也是个就会耍嘴皮子的学者。这种人烟稠密的地方在哪儿？鬼才知道它们在哪儿！”

“大学生”噤着嘴，不响了。太阳落下去了。地平线上的云变幻出各种各样的色彩，都是用言语形容不出来的。空气里有一种土同盐的气味。

这种干燥适口的气味越发增加了我们的食欲。

胃里隐隐作痛。这是一种古怪的而且不舒服的感觉：好象我们身上全部肌肉里的汁水慢慢地流到什么地方去，发散了，于是肌肉失掉了它们的有生机的伸缩性。一种刺痛的、干燥的感觉填满了口腔和咽喉，我们的脑袋发昏，眼前有好些黑点子时隐时现。有时候这些黑点子变成了几块冒热气的肉和几大块圆面包的形状；回忆给这些“过去的幻象，无声的幻象”带回来它们所特有的香味，这时候胃里真象有一把刀子在绞着一样。

然而我们仍旧朝前走着，互相描述我们的感觉，一边用锐利的眼光望着四面八方——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有羊群，同时还小心地倾听着——是不是有运水果到亚美尼亚市场去的鞑靼人的车子的尖锐的嘎吱声。

可是草原是空的，静寂的。

在这个艰苦的日子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一共只吃了四磅黑面包和五个多西瓜，却走了四十俄里的光景——入不敷出啊！我们在彼列科普的市场上睡去以后就让饥饿弄醒了。

“大学生”很有道理地劝我们不要躺下睡觉，要在夜里干点事情……可是在规矩人的社会里不便大声谈起侵害私有财产的

计划，所以我现在不讲了。我只想做个说老实话的人，说粗野的话对我也没有好处。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文化水平很高的时代，人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心软了；即使在他们掐住自己亲人的喉咙、明明要勒死他的时候，他们也是竭力要做得尽可能地和善，并且还要遵守这种场合中所应有的一切礼节。我自己的喉咙的经验使我不得不指出这种道德上的进步，我怀着一种愉快的确信的感觉承认，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都在改善。这种可惊的进步特别是从监牢、酒店、妓院的数目每年都在增加的这个事实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这样，我们咽下了饥饿的口涎，竭力试用友情的谈话来制止胃里的剧痛，一面在落日的带红色的光辉里继续走过这荒凉、静寂的草原；在我们的前面，太阳慢慢地落进那些被日光煊染成绚烂的彩色的轻云里去；在我们的后面和两边，一片浅蓝的暗雾从草原升向天空，使我们四周阴沉沉的地平线显得更窄小了。

“弟兄们，我们拾点柴火来生堆火吧，”兵说，他在大路上捡起一小块木头来。“我们得在草原上过夜了——有露水！干牛粪，随便什么树枝——都拿来！”

我们便散开到路旁去拾枯草和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每次我要朝地上躬下身子的时候，我身体里面就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扑下去吃这又黑又肥的土，吃它许多，吃到我不能再吃了，然后——睡去。即使长睡不醒，也还只是要吃，要嚼，要感觉到又热又浓的粥从嘴里慢慢地经过干瘪的食道，达到那个正在给一种想吸收点东西进去的欲望折磨着的胃。

“即使找到点什么草根也好……”兵叹口气说。“可以吃的草根倒是有的……”

可是在这已经耕过的黑色土地上什么草根也没有。南方的

夜来得快，太阳的最后的射线还没有消失，星星就已经在深蓝色的天空闪耀了，我们四周的黑影越来越密地合在一块儿，把无边无际的平坦的草原弄得更窄小了。

“兄弟们，”“大学生”小声说，“那儿左面有一个人躺着……”

“一个人？”兵带着怀疑的口气说。“他为什么躺在那儿呢？”

“去问一下吧。他多半有面包，既然他在草原上待下来了。”

兵朝躺着人的那一面望了望，坚决地吐了一口唾沫说：

“我们到他那儿去。”

只有“大学生”的尖利的绿眼睛能够辨认出来：在大路左边大约五十俄丈远的地方隆起的一堆黑东西是一个人。我们朝他那儿走去，踏着耕地上的土块急急走着，同时我们感觉到在我们身上新产生的得到食物的希望反倒加强了饥饿的痛苦。我们已经走近了，——那个人一动也不动。

“也许，这不是人，”兵不痛快地说出了大家共同的思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疑惑马上消散了，因为地上那堆东西突然动起来，长起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他跪着，朝我们伸出一只胳膊，用一种低沉的、颤抖的声音说：

“不要走近——我开枪了！”

昏暗的空气里传来干巴巴的、短促的上枪声。

我们好象得到了命令似地站住了，这种不客气的迎接使我们惊愕地沉默了几秒钟。

“这个混……混蛋！”兵意味深长地喃喃说。

“嗯——是的，”“大学生”沉思地说。“带着手枪上路……分明是一尾鱼子很多的鱼……”

“喂！”兵叫道，他显然打定了主意了。

那个人不改变一下他的姿势，也不作声。

“喂，你！我们不来碰你，——只要你给我们面包——有吗？
给吧，兄弟，为了基督的缘故！……你这个坏蛋，该挨咒的！”

兵的最后一句话是轻轻地讲出来的。

那个人不响。

“听见没有！”兵又说，声音里带着愤怒和失望的战栗。“跟你说，给面包！我们不走近你……把面包扔给我们……”

“好，”那个人短短地说。

他很可以对我们说：“我亲爱的兄弟们！”而且倘使他在这几个字里面注进了一切最神圣、最纯洁的感情，它们使我们兴奋，使我们恢复人性的程度也赶不上这个简单的、低沉的“好”字！

“你不要害怕我们，好人，”兵温和地微笑道，也不管那个人能不能看见他的笑容，因为那个人跟我们相隔至少也有二十步。

“我们是些老实人，从俄罗斯到库班去……路上钱花光了，身边带的东西能换吃的也都换光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什么也没有进嘴了……”

“接住！”那个好人说，他的手往上一挥。一块黑色的东西飞过来，落在离我们不远的耕地上。“大学生”马上冲过去拾起它来。

“再接住！再多就没有了……”

“大学生”把这珍奇的布施聚在一块儿的时候，看来我们有将近四磅硬的小麦面包。它上面粘了泥土，而且很硬。硬面包比软面包容易使人饱，它里面含的水分不多。

“这一份……又这一份……又这一份！”兵专心地在分那几块面包。“等一下……不平均！学者，应当把你的掰一小块下来，不然他就少了……”

“大学生”没有争辩地忍受了一小块大约五左洛特尼

克^①重的面包的损失；我接过它来，放进了嘴里。

我开始嚼它，慢慢地嚼，很不容易制止我那可以咬碎石头的上下颌的痉挛性的摇动。感觉到食道的搐动并且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去满足它，这给了我很大的快乐。暖和的、形容不出地好吃的小东西，一口一口地渗进胃里去，好象立刻就化成血和脑髓了。一种快乐——这么奇怪的、平静的、苏生的快乐温暖了我的心，而且这是跟我的胃充实的程度成正比例的。我忘记了那些可诅咒的经常挨饿的日子，我忘记了我那两个同样地沉浸在我所体验到的快感里的同伴。

可是我把手掌里最后几小块面包丢进嘴里的时候，我还是想吃得不得了。

“他这个坏蛋那儿一定还剩得有油或者肉一类的……”兵不满意地咕嘈道，他坐在我对面的地上，两只手在揉他的胃。

“一定有，因为面包上有肉的气味……而且面包一定也剩得有，”“大学生”说，他又小声地加上一句：“要是没有手枪……”

“他是什么人？”

“分明是我们一类的人……”

“一条狗！”兵断定说。

我们大家靠近地坐在一块儿，望着我们那位带手枪的恩人坐的地方。从那儿并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生命的征象传到我们这边来。

夜在四周聚拢它的黑暗的力量。草原上是死一般地静寂，——我们听到了彼此的呼吸声。有时候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只金花鼠的忧郁的吱吱声。星星——天上的鲜花——在我们

^① 左洛特尼克，旧俄重量单位，等于四·二六六克。

的上空发光……我们想吃。

我现在骄傲地说——在那个有点古怪的夜里，我既不比我那两个偶然遇到的同伴坏，也不比他们好。我向他们提议，起来找那个人去。我们用不着碰他，不过我们可以把在那儿找到的东西吃它一个精光。他也许会开枪，让他开吧！三个人里面他只能够打中一个——要是果然打中的话；而且即使打中了，连发手枪的子弹也不见得会致命的。

“我们去！”兵跳起来说。

“大学生”起来得慢一点儿。

我们便走去了，差不多是跑去的。“大学生”总是走在我们后面。

“朋友！”兵带着责备的口气对他嚷道。

迎着我们传来喃喃的抱怨声和扳机的尖锐的声音。于是火光一亮，响起一下干巴巴的枪声。

“没有打中！”兵快乐地嚷道，他一跳就跳到那个人面前了。

“喂，魔鬼，我这回要给你个厉害瞧……”

“大学生”扑到背包上面去。

可是“魔鬼”跪不稳了，他仰天倒了下去，摊开两只手，喉咙呼呼地响……

“捣什么鬼！”兵惊愕地说，他已经提起脚来，想踢那个人一下。“难道是他自己在呻吟？你！你怎么了？你是开枪自杀了吗？”

“又是肉，又是什么饼，又是面包……多得很，兄弟们！”“大学生”欢喜得大声嚷起来。

“那么，见你的鬼去！你死吧……我们来吃！”兵大声说。我拿开那个人手里的连发手枪，他的喉咙已经不响了，现在静静地

躺着。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

我们又吃起来，一声不响地吃着。那个人躺在那儿，他也不作声，四肢动也不动一下。我们不去理他。

“亲弟兄们，难道你们这么干就只是为了面包吗？”忽然传来了嘶哑、颤抖的叫声。

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大学生”甚至于呛住了，弯下身子咳嗽起来。

兵嚼完了一块，开始骂道：

“你这狗东西，叫你象干木头一样地裂开才好！你想我们会剥你的皮吗？你的皮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你这头蠢猪，黑心肝。哼！——随身带着武器，开枪杀人！你这个坏蛋……”

他边骂边吃，因此他的咒骂就失掉精彩和力量了。

“你等一下，我们吃完了再来跟你算账，”“大学生”不怀好意地警告道。

这时候在夜的静寂中响起了使我们惊颤的哭号声。

“弟兄们……难道我早知道吗？我开枪……因为我害怕。我从新阿丰^①来……到斯摩棱斯克省去……天呀！热病弄得我苦死了……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的灾难就来了！为着热病，我才离开了阿丰^②……我在那儿做细木匠……我是个细木匠……家里有个老婆……两个女儿……有三年，近四年没有看见她们了……弟兄们！都吃掉吧……”

“会吃光的，不用你请，”“大学生”说。

“上帝爷！要是我知道你们是和平、良善的人……难道我还会开枪吗？可是这儿，弟兄们，是草原，夜……是我的罪过吗？”

① 新阿丰是帝俄时代黑海岸上库塔依城的一个修道院。

② “新阿丰修道院”又叫做“阿丰修道院”。

他边说边哭，说得正确点——他发出一阵颤抖的、恐惧的哭号。

“嚎个没完没了！”兵轻蔑地说。

“他身上一定带得有钱，”“大学生”提来说。

兵眯起眼睛，望着他，微笑了。

“你啊，——眼力倒不坏……现在我们生起火来，大家睡吧……”

“他呢？”“大学生”问道。

“让他见鬼去！难道我们要把他烤起来吗？”

“倒应当这样”，“大学生”摇晃着他的尖脑袋说。

我们去聚拢柴火，那是我们已经拾好了、听见细木匠的喊声才扔下来的，我们把它们拿了来，不多久我们就围了火堆坐起来。火在这无风的夜里慢慢地燃着，照亮了我们占的一小块地方。虽然我们还可以再吃一顿，可是我们却渐渐地入睡了。

“弟兄们，”细木匠唤道。他躺在离我们三步远的地方，有时候我还觉得他好象在低声讲着什么似的。

“喂？”兵说。

“我可以到你们那儿……到火旁边来吗？我的死期到了……骨头痛！天呀！我知道我到不了家了……”

“你爬到这儿来吧，”“大学生”允许道。

细木匠好象害怕失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似地慢慢靠着地面爬到火堆旁边来。这是一个身材高大、却瘦得可怕的人；他身上的各部分好象都在摇动似的，他那一对昏暗的大眼睛反映出来那个正在折磨他的病痛。他那张扭歪的脸瘦得见骨，而且就是在火光的照耀下也现出一种土黄色的、死人的颜色。他浑身打颤，使人对他起一种轻蔑的怜悯心。他把他的又长又瘦的手向